

# 跳动在美国腹地的“中国文心”

本报记者朱东阳

正逢秋盛，小城艾奥瓦被大片枫树林和玉米田拥裹着，远远望去一片丹朱明黄。

不少艾奥瓦市的居民都知道本城的中文叫法，但他们更喜欢“爱荷华”这个好听的名字。这是长居此地的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创意。荷花这个在中国文化里极美和清静的意象，似让小城添了几许诗情，能助人消解乡愁。曾受聂华苓之邀来此参加“国际写作计划”的中国作家毕飞宇说：“Iowa的汉译有两个，艾奥瓦和爱荷华。你写大麦和玉米，可以用艾奥瓦，但在文学界，只有一个名字，就是爱荷华。”

这个在位于美国中西部腹地的小城在华人世界闻名遐迩，它向着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一代代中国作家张开双臂，迄今已近40年。

## 用诗同中国对话

“白发苍苍的风吹了几千年，把绿田上的红土吹进你的棕色眼睛……”

什么都打不垮他们。他们消灭毁灭。幸存这个词就意味着，中国人！……

未来是一枚火箭，你骑上它出发。”

这些诗句节选自美国中西部著名本土诗人保罗·安格爾上世纪70年代末和妻子聂华苓二度访问中国后所写的诗篇《中国印象》。这位不懂中文的美国人，敏锐地观察着这个国家的往昔际遇和开始萌动的变化，用诗和这个国家进行对话。

个人经历和文化审美造就了聂华苓夫妇对中国的深刻感情，也解释了他们婚后致力于创建、推广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并邀请众多中国作家和诗人前往艾奥瓦州暂居写作的缘由。改革开放的中国带给他们的感受太过强烈，这让他们深深意识到通过项目了解中国文化发展情况，通过邀请中国文坛代表人物加强中美文学交流的重要性。

聂华苓1925年生于湖北宜昌，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，“三生三世”，见证了无数历史节点。谈起自己1978年首度回国返乡的经历，这位90多岁老人的眼睛仍熠熠生光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回国，就如愿见到了王蒙、冰心、艾青等作家。“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，我说要见这些作家，结果都见到了，我就很高兴，知道他们开始开放了。老一代的作家我要知道，年轻作家我也要知道，过去的、现在的事情，我都要知道。”

## 用心和中国相知

迪比克大街1104号，位于半山腰的二层小楼“安寓”，粉墙上的镀金门牌已经褪色。这里

是受邀来此参加项目的各国作家津津乐道之处，更是中国作家们在此地的文化“故园”。

很多中国作家参加项目要面临着语言、资金等方面的挑战。安格爾1991年过世后，项目的经费一度非常困难。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蓝回忆，为凑钱邀请中国作家赴美，聂华苓不得不向当地开餐馆、做生意的人求助集资。这位湖北姑娘的倔强发挥了作用，项目慢慢重见起色。

“好多中国作家来这边不会说英语，但我一定要请，让他们呼吸外面的空气。当年跟保罗创办这个项目，是为我们的理想——全世界作家的文学交流。我只管做，只要是我喜欢的作家，我就请他来。我一生最大的收获就是生活，我还活着，我很高兴，对各国的作家，我还可以帮他们，比方说邀请中文作家。”聂华苓说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聂华苓和安格爾对参加项目的每一位中国作家关怀备至，从签证到航班，事事亲自关心。他们到来后，又常常请他们来“安寓”做客、畅聊，帮助他们适应和理解这个陌生的环境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介绍，中国女作家丁玲来后，安格爾亲自给美国东部的每个常青藤学校写信推荐她，说她是“中国文坛代表性人物，希望大学能邀请她演讲。而作家们也和她安格爾夫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“这种感情是很个人的，也非常长久，萧乾、王安忆等作家多次来，丁玲称安格爾为‘中国的女婿’，还有作家依中国起名叫‘安哥’，称聂华苓为‘中国昭君’，向夫妇二人赠送了不少丝绸衣服，意为‘昭君出塞，不可无丝’。”何吉贤说。

王晓蓝回忆：“母亲是个创办这个国际写作计划的人，他们(中国作家)跟国际写作计划的关系不仅是像其他人那样仅仅是参加，而是跟创始人接触很多，有很多文学的沟通，她本人又是个中国人，我想国际写作计划那么成功，对作家有那么大的影响，也是父母他们两个人(的缘故)。”

## 用文学见证中国发展

据项目副主任休·费勒介绍，自1967年项目成立以来，已有150多个国家的1400多名作家和诗人受邀来本地参加文化交流活动，其中来自中国的就有近50人，而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到这里的。

这些作家在中文世界里赫赫有名，丁玲、艾青、王安忆、迟子建……其中更有些已具备世界级的知名度，比如莫言。他们都是聂华苓亲自挑选并邀请赴美的，项目让他们中的很多人第一次走出国门，而这个以农业和写作闻名于世的小城，又带给他们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想象的美国印象。

“世界在向全球化趋进，地区差异在缩小，尤其是我们，中国大陆。1983年，来自任何国家的作家，都比我们有见识，都比我们沉着自如——他们比我们先期进入全球化，这命运里



▲华人女作家聂华苓(右)同丈夫、美国本土诗人保罗·安格爾在一起合影。(资料片)

面，幸和不幸的成分都有。而我，第一次出国，第一次拥有护照，第一次搭乘国际航线，第一次在超级市场购物，第一次使用支票，第一次实地接触现代舞，第一次看电影007，第一次听猫王……现代性在爱荷华这世界一隅里全面上演，我却庆幸自己第一次去到美国，就到美国的腹地，那里有一些更为本质性的生活，最典型的元素随进步潮流汇集到某个中心漩涡，留下它们，在滞后的不变的表面底下，其实隐藏着起源和归宿。”

进入21世纪，来此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已很难再体会这种强烈的新鲜感，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的一部分，他们在文化和视野上所受的冲击感更淡，在此安排的活动更加丰富，自身的表现也更为活跃。今年参加项目的中国诗人蔡天新告诉记者，自己有多国游历经历，英语日常交流没有问题，跟早期出来的前辈作家相比，更多一些国际的视野，再加上没有太多经济方面的限制，因而更能跟这边的作家们打成一片。“因为难得来，我把这边的活动安排得比在国内还要多一点，这次有11个城市邀请我去做讲座，其他国

家的作家一个都没有。”参加项目的香港诗人周汉辉和台湾作家黄宗凯对蔡天新由衷“膜拜”，他们说，蔡天新相比他们英语水平更高、活动能力更强、对外交往经验更加丰富，能够较快地进入和适应环境。用聂华苓的话说：“当年我请的作家跟现在当然不同，当年的还有些小心翼翼，现在的就很开放了。”

受邀来此的中国作家们的表现也深获主办方认可，在参加过项目的各国作家中，迄今有两人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除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外，就是中国作家莫言。项目主任克里斯托弗·梅瑞尔(Merrill)非常欣赏中国作家和诗人们，他告诉记者，中国诗人西川的作品重塑了他对诗的看法，莫言、苏童、李锐的小说更深刻影响了他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理解。

“中国文学让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刻更复杂的理解。人们很容易陷入对他人的成见之中，文学就是要打破这些成见。当我读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时，我对中国过去50年的历史有了非常不同的感受，这既是因为莫言是个很有趣的作家，也是因为他的想象力非常奇崛丰富，我因此而理解了一个和我之前看法很不一样的中国。这种收获不仅发生在我和中国作家的谈话中，也发生在我去中国的时候，以及阅

读中国作家出色作品的时候。想要成为21世纪的作家，你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。”费勒说：“中国的作家们一直是项目和和平对话的来源，也是我们项目的一大宝贵财富。”

何吉贤认为，在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方面，聂华苓对于世界对中国20世纪文学的研究也很有启发。她选择邀请的作家中，有好几位常在作品中用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段、节点来讲述中国人的人生际遇和发生的精神变化。“她偏重于选择这种作家，希望他们能多讲述20世纪中国的故事。现在的莫言、苏童、格非、贾平凹等50后作家和70后的乔叶还有这种传统，可是新的作家中这种情怀和写作偏重已经少见，现在中国发展了，更需要讲好20世纪的故事。”

## 用心愿为中美交流“开窗”

近年来，项目对华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，除邀请中国作家赴美外，越来越多的美国作家和学生也开始前往中国。梅瑞尔如数家珍：“‘发现的生活’活动让中美不同少数民族的作家一起工作，并来到对方的国家住一阵，他们会开展联合写作，讨论中美文本，举办各种活动。在上海，我们邀请了中美剧作家就一个共同主题进行创作，并双语翻译，然后同时在上海和艾奥瓦上演这些剧本，并集结成书，取名‘中国之翼’。”

而中国作家也对项目评价很高。2006年受邀参加的作家毕飞宇认为，参加项目让他相信文学可教，他的许多教学方法也收获于此。

“在艾奥瓦，文学教育其实就是一句话，平等地对话。这不只是技术的问题，也是文学的世界观问题，没有权威，也没有必须接受的文学真理，大家都是参与者，讨论者，探求者。文学可以教，但不是向具体的教授学习，而是向具体的实践学习，在讨论中修改，在讨论中完善。”

2005年参加项目的女作家迟子建则认为，项目安排了不少文学座谈，如性别与写作问题、怎样描写恐怖、想象与现实的关系等等，对她的写作很有启发性。“因为作家们来自世界各地，文化背景不同，所以听他们发言，等于是构建一个文学版图的世界，文学的富庶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全成正比，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。”

“中国作家现在并不缺乏看世界的窗口，但艾奥瓦的这篇文学之窗，依然是最大而最明亮的。而且这篇窗，也是中国作家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一扇窗，聂华苓居功至伟。这个项目的最积极意义，是以文学的方式，接近着我们梦想中的这个世界的和平。”迟子建说。

谈到自己的遗憾，毕飞宇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作家外语都不好，如果我们的外语再好一些，我们的交流会更加流畅。”

# 石阡县农业与农业特色产业发展

产业兴旺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要求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。乡村振兴，根本在产业，路径就是产业革命。近年来，贵州省石阡县立足县情、因地制宜，探索出了以茶叶+果蔬药、苗木苗圃、生态养殖为架构的“1+3”农业产业发展体系，以“短养长、长结短”的模式，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呈现出市场化、现代化、规模化发展的良好态势。

石阡苔茶是石阡县当地茶农长期栽培选育形成的一个地方茶叶品种，母树属古树茶系列。因其苔粗、芽状、节间长、苔状明显，且随着气温升高茶叶会变成紫色，又称苔紫茶。

石阡是集高海拔、低纬度和日照于一体的地区，位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年平均气温16.8℃，年降雨量1121毫米，年日照时数1232小时，全年无霜期303天，土壤微酸且富含钾、钙、磷、镁、铜等微量元素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种植条件，造就了石阡苔茶耐寒性、抗逆性、抗病虫性极强，持嫩性好，且栗香持久、滋味醇厚、耐饥耐渴、色泽绿润的优良特点。石阡苔



石阡苔茶产品



石阡茶园风貌

茶致病菌卫生指标、重金属及农残含量，均低于欧盟、日本标准，芳香物质含量丰富。

石阡苔茶历史源远流长，汉代杨雄著《方言》、唐代陆羽著《茶经》、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·江南道》、明代《黔记》、清代《续黔书》、《贵州通志》以及现代茶圣吴觉农的著作等历代史书、方志都从不同侧面记载和描述了石阡茶叶的历史渊源及发展状况。宋代开始，石阡苔茶成为朝廷贡品。明、清两朝不仅上贡皇室，且畅销民间，巴蜀、江南等地均可品



石阡蛋鸡养殖

到石阡茶。

2009年9月21日，石阡苔茶成为“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”。2009年10月22日，石阡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命名为“中国苔茶之乡”。

目前，石阡全县苔茶种植面积40余万亩，涉茶从业人员近30万人，茶叶加工企业也从最初的4家发展到现在的140余家，产业规模居贵州省前列，铜仁市前列，并计划在2018年至2019年新植苔茶种植面积20万亩，力争在2020年达到石阡苔茶60万亩的种植目标。目前石阡茶叶企业已在省外城市建立专卖店及销售点15家，省内县级以上专卖店50多家，网上销售点40余家，2018年已生产茶叶5600吨，产值达12.9亿元。如今石阡茶产业发展势头良好，广大农户正依托这一绿色生态产业脱贫致富。

近年来，石阡县紧紧围绕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关要求，紧扣全县“1+3”农业产业发展布局，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、资源禀赋、区位优势，因地制宜种植蔬菜30万亩，其中建设规模化商

品蔬菜基地2万亩(含特色辣椒种植);完成种植食用菌2076万棒;精品水果总面积达15.2万亩;生猪存栏9.6万头,出栏16.95万头,肉牛存栏6.2万头,出栏3.1万头,新增家禽存栏65万羽,出栏108万羽,产蛋量5843吨,水产品产量2800吨;新增中华蜂养殖6000群;新建规范化中药材基地3万亩,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10.2万亩。油茶产业总面积达21.3万亩。同时,严格按照“三品一标”(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及农产品地理标志)把控产品质量关,石阡农业产业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。



「散装雀舌」



石阡县聚凤乡高坪茶场

# 新华社定点扶贫在行动·石阡县“信息扶贫”专版